

Stop the pigeon

鸽子就是我们——当我们满足于生存的碎屑，当我们心想「有总比没有强」，向体型更大的恶鸟俯首称臣的时候。

每一只鸽子出生时都是洁白飘逸的白鸽；社会这台机器和城市这个环境把它变成巢中的鸽子，然后是母怀里的、小学的、初中的、高中的、大学的鸽子，最后成为一只肮脏的城市成年鸽。

六千年前，人类看待自然万物，尤其是动物与昆虫，并不觉得它们与人有别，而是把它们视为祖先的显现：具有特殊乃至神奇属性的图腾。

农耕与畜牧发明之后，人开始认为自己高于其他生灵；在此后直至今天的岁月里，动物被使用、被利用、被压榨，用于种种目的：从果腹（我甚至发现了卡洛·朱斯蒂的鸽子火腿），到作伴；从劳作，到战争——譬如美军第77步兵师通信兵部队所用的那只名叫Cher Ami的鸽子的故事。这段往事，在许多人眼里，甚至在城里人眼里，多少为鸽子的存在本身作了辩解，也解释了它们何以降临大地：作为多维度的生灵，作为抓不住的无形幽灵，作为能靠一次神风般的自爆完成繁殖的外星来客——老鸽子的身体一部分被抛散、一部分被碾碎在路面上，而一具年轻鸽子的新身体则在城市的天空中滑翔。

请注意：在城里从没有人见过小鸽子，没有人会去吃一只城里的鸽子，而城里的鸽子却什么都吃。

也许正因为这许多缘由之一，近来人们开始看见鸽子和别的动物摆出人的姿态，反过来也一样。

一种反向的动物崇拜正吸引越来越多的信徒：在其中，朝着「不人道之动物」的变形，据说意味着重返自然。

官僚的鸽子，穿着我们这个腐烂体制公职人员的衣裳，整整齐齐的从众者，引用着刚刚读到的条款，是这个体制里热忱而懵懂的齿轮；它们唯一的目的，就是喂养那个它们为求生而攀附的体制；它们吃权力的碎屑，拉出一连串抱怨的祷文。

它们是道格拉斯·亚当斯的沃贡人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官僚的可怕混合，一式三份，一心一意地挡在别人的去路上。

它们啾叫、咩叫、咕哝、哼哧、喊叫，齐声一片，试图捍卫那些已故祖先的过去的荣誉。

而与此同时，因为它们，天上落下的是屎。

鸽子——皮埃蒙特方言叫「i picciu」，伦巴第方言叫「i pirla」，这两个词同时也指蠢货、傻瓜和男性生殖器，其实「鸟」在意大利语里大抵也是如此——是今日这个不思考的人类的隐喻；然而它们也是神奇的动物，含情脉脉地咕咕叫着，带着疑问的神色望向我们，也许只不过是我们的祖先：沉默的、飞翔的观察者。

蒙塔莱有一首诗写道：

Prima di chiudere gli occhi mi hai detto pirla

una parola gergale
non traducibile
Da allora
me la porto addosso
come un marchio che resiste alla pomice
Ci sono anche altri pirla nel mondo
ma come riconoscerli?
I pirla non sanno di esserlo
Se pure ne fossero informati
tenterebbero di scollarsi
con le unghie
quello stimma.

有些人已经变形，于是鸽子的脑袋占领了大城市；另一些人，比如朱塞佩·贝尔韦代雷（鸽子先生），则照料鸽子，以此拥抱自己身上最像人的那一部分。
无论如何，我们都是拦不住的鸽子。

Luca Motolese

motolese.com — 原文为意大利文